



展厅现场

一个素未谋面，一个是前女婿 几十年来他们整理出黄宾虹留下的—— 故纸堆里的遗产

本报记者 刘玉涵

1946年,30多岁的赵志钧第一次见到黄宾虹,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后半生的事业都将与这位未来的岳丈息息相关。

在这次会面的近半个世纪之后,来到浙江省博物馆整理文献的王中秀也未曾想过,自己会从此为黄宾虹的研究“打石开山”,与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先生成为知己。

钱塘江畔六和塔下,“不朽的遗产:黄宾虹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展览正在吴山明美术馆展出。这个展览除了展示黄宾虹笔墨传习的脉络——从其师法的宋元明清书画到黄宾虹本人的创作再到后辈画家的艺术承续,还用一层的展厅向观众展示了“黄学”的研究之路。

默默耕耘的记者更容易被忽视。正是靠他们从“故纸堆”中的捡拾、整理,黄宾虹“不朽的遗产”才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赵志钧和王中秀正是其中的代表。

王中秀:偶然神交

王中秀,是原上海书画出版社资深编辑、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知名学者、黄宾虹研究专家。许多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者“绕不开”的案头书就是由他主笔编排或编辑的,包括《黄宾虹年谱》《黄宾虹谈艺书信集》《黄宾虹画传》《黄宾虹文集》等。

点点滴滴的积累,始于25年前一个偶然的契机。

成为编辑之前,王中秀在上海一家工厂当了近20年工人。直到1985年,高中学历的他才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复旦大学的专科毕业文凭,一年后,进入上海书画出版社任编辑。

1993年,出版社有出版《黄宾虹抉微画集》的计划,一项并不算美差的编辑工作就被派给了王中秀。

他一人来到浙江省博物馆——30多年前,黄宾虹遗言将自己所收藏的字画、印石、青铜器、瓷器、书籍、手稿、自作画全部捐赠给国家,浙江省博物馆被指定接收并保管至今。

面对与黄宾虹相关的浩如烟海的材料,王中秀“跌进了一个‘坑’里”。他一直对书画抱有兴趣,少年时看过黄宾虹的画就觉得很喜欢,这下更是“坑底躺平”,一往情深了。

此后,王中秀便时常往返于沪杭之间,在浙博整理资料、复印文件,有些还亲手抄。每次离杭,他都会左手十斤、右手十斤,拎着两捆材料回去。

那时候,做黄宾虹研究的人很少,馆藏中许多来自捐献的材料都没有被打开过,王中秀是

第一个解开包裹的人,一打开捆绳,外层的报纸都碎了。

“报纸是一座宝库,过去搞不清楚的问题都藏在这座宝库的角落里。”整整两年,每天早上,王中秀都要带一个蓝布袋子去上海图书馆,里头装着一面放大镜、一支笔和一个本子。他从《时报》《时事新报》和《大公报》等时代久远的报刊中,逐渐辨析出宾翁手稿中那些看似纷杂无序的内容线索,在耙梳翻检的过程中,也建立了自己的近现代美术文献电子资料库。

退休前,王中秀整理、编辑、出版了《黄宾虹文集》;60岁至78岁的十几年间,他又编著出版了十余种黄宾虹研究作品,发现了被历史埋没的黄宾虹解读西方美术史的著述文稿——《新画训》……

作为海外黄宾虹研究的权威专家,洪再新说,“海内外任何一个研究黄宾虹的美术史专家,都受惠于他的贡献。”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去王中秀家打包捐献材料的时候,一共清点出48个箱子。老先生手挥挥:“只要是你们觉得有用的,都拿走。”

拿到这批珍贵的文献,中国美院图书馆计划举办“神州国光——王中秀藏黄宾虹艺术文献展”,王中秀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要突出他自己,黄宾虹先生是主角,对于宾翁的研究远远没有见底;二是捐献一定是无偿的。展览正式举办前5个月,王中秀先生与世长辞。

赵志钧:非常翁婿

赵志钧的女儿赵大光也参观了“神州国光”展,受到触动的她也希望捐出父亲留下的珍贵的研究文献。这时,大家才意识到,这位宾翁的前女婿对于研究同样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赵志钧是陕西安康人,从陕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在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深造。1946年时,他旅居北平,在友人家中结识了黄宾虹的夫人宋若婴。这时黄宾虹的女儿——时年17岁的黄映家正患黑热病,在这位友人的劝说下,宋若婴决定让女儿与赵志钧结亲“冲喜”。赵志钧因此被带到黄宾虹的画室,见了未来岳父的第一面。

受过高等教育又喜欢文艺,黄宾虹对这位女婿很是器重:“是个秀才。”赵志钧也常伴丈人左右。黄宾虹南下来杭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80多岁的老先生要坐飞机,赵志钧就背着他收藏的古画、玺印一大麻袋,一路陪着他。

后来,赵志钧失去了工作,成为了一家之累赘,本就是包办的婚姻,妻子与岳母都渐渐与他生了嫌隙。接下来,更是因为言语之失,

遭了无妄之灾而入狱,从此妻离子散。

但是黄宾虹一直待他很好。在赵志钧处境艰难的时候,黄宾虹还会悄悄接济他。宾翁去世后,赵志钧还帮助清点、整理遗物,登记造册。

古稀之年时,赵志钧作为一名外行人,开始了对黄宾虹的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做过系统的黄宾虹研究和资料整理,他无疑是重要的先行者之一。

70多岁的老人往返于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泛搜索资料,不断给黄宾虹的故友发书信,前往歙县、金华等地寻踪,也在前往香港会亲时寻找收集海内外的珍稀材料。当时,他依靠摆摊的小生意来赚些钱,基本都投在了研究上。

不少黄宾虹的亲友都乐于伸出援手。黄宾虹的子侄、弟子、同乡及后辈等,都曾与赵志钧书信往还,或回忆宾翁点滴往事,或提供遗著、轶诗、轶文的相关资料和线索,或予以出版上的帮助,或在精神上鼎力支持其工作。

如今,我们在观赏黄宾虹的作品时,会格外关注画上的题跋,而赵志钧就是最早注意到画作跋文的人之一。

在1981年,刚着手研究工作时,赵志钧就构思编写一部《宾虹题画跋》,所编文稿后来汇入到《黄宾虹论画录》和《黄宾虹美术文集》等书出版。

“对黄宾虹画作题跋的梳理,应被视为赵志钧对学界的独特贡献。他意识到跋文中蕴藏了一把理解宾翁思想观念的钥匙,黄宾虹试图通过题跋来丰富中国画的意涵,将观者视为对谈者与传灯者。”

赵志钧1992年出版的《画家黄宾虹年谱》是早期研究者所著各种年谱中史料最为确信和详实的一部;出版于1993年的《黄宾虹论画录》现今仍为许多学者所使用;包括《黄宾虹美术文集》等都是研究黄宾虹重要的文献资料。

大师身后

“上世纪60年代以后,很多学术研究都是以民间的方式存在的。这些研究其实对于后来,90年代以后国内黄宾虹研究热潮的兴起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张坚这样评价赵志钧等人所作贡献,“我们在赵志钧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这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的力量。像赵志钧这样的民间学者投身于黄宾虹的研究有很多,他们投身于这样一项工作中,其实就是一种使命感,承续中华文化精髓的使命感。”

接收了王中秀所捐赠的文献,又接收到赵志钧的研究文献之后不久,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挂牌成立,通过文献资料讲述着研究学者的个体生命史。

大师身后,文化的力量持续绵延……

大展背后



刘玉涵

行路 读书



展厅一角